

老年故事

人间重晚晴 牵手享天伦

□刘永杰

父亲70岁那年,与他携手半生的母亲溘然长逝。母亲晚年突然瘫痪,生活无法自理,父亲伺候了8年,直到母亲去世。可即便这样,父亲的魂魄似乎也被抽走了一半。为抚平父亲心头的褶皱,我们兄妹几个轮番将他接到城里,变着花样烹制他爱吃的饭菜,傍晚陪他漫步公园。

一天,父亲将我们召集到一起,吐露出他的心声,神色凝重中带着恳切:“你们的孝心,爸心里都清楚,但你们有自己的事业要打拼,不能天天围着我转。我身子骨还硬朗,想回老宅子去,那里有我的根。”我们兄妹几个终究拗不过父亲,好在老家离城区不过5公里,我们时常可以回去陪伴他。

日子如流水般过去了半年。一天,父亲的发小保贵叔登门,打破了老宅的宁静。他笑着对我们说:“咱村里的江梅婶,守寡多年。她瞧着你父亲一人孤单,有意搭伙过日子,你父亲心里也愿意,就怕你们儿女有顾虑,这道坎儿,他迈不过去。”说实话,母亲在我们心中的位置不可替代,情感上确实难以接受另一个陌生人补缺。但一个人生活,委实孤单,经过反复权衡与挣扎,我们还是同意了。

于是,在两位德高望重的长辈的见证下,两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了顿饭,江梅婶就走进了家门。

江梅婶比父亲小10岁,同样是从苦日子里熬过来的实诚人,对父亲的照料细致入微。一日三餐,热汤热饭总能合他的胃口;缝缝补补,让父亲始终体面整洁。父亲待她,更是呵护备至。自从两人搭伙过日子,父亲仿佛被重新点燃了生活的激情,将婶家的里里外外一并揽了过来:田垄间的农事规划、家里的副业经营、邻里间的人情往来,乃至孙辈的教诲,桩桩件件都

被他纳入了“议事日程”。

那些年回村探望,我们常找不到父亲的身影。循着邻居的指引,要么在婶家的承包地里,看见他挽着裤脚、挥动锄头侍弄庄稼;要么在盖房的施工现场,瞧见他戴着老花镜,比划着尺寸。姐妹妹心细,总能发现父亲手上新添的老茧和裂口,听他说话时,嗓音也常常带着沙哑。这些,都是他为这个家操劳的见证,却也是他晚年幸福感的注脚。

记得有一年夏天,江梅婶意外摔伤了腿,住进了骨科医院。我匆忙赶去探望时,发现父亲已经在病床前守了一天一夜。我心疼地责怪父亲不爱惜自己的身体,也嗔怪婶家的子女们不劝着点。可孩子们红了眼眶,委屈地说,他们轮番劝了好几遍,父亲却怎么也不肯回家,嘴里念叨着:“我守着,心里才踏实。”病床前的陪伴,是两位老人相濡以沫最真切的样子。

与江梅婶搭伙的日子里,常有朋友拿我和大哥打趣,说父亲老了老了成了“烧包”——缘由是他夏天穿的衬衫口袋里,总有意无意地露出几十元零钱。现在想来,父亲哪里是在炫耀,

他不过是用“口袋不缺钱”的样子,向邻里显示着7个子女的爱心与孝心,也向村民们展示着两家合为一家后,他那份实实在在的开心、舒心与安心。那,是他晚年幸福生活的底气。

生命的深秋,同样渴望阳光的抚慰。父亲与江梅婶相依相伴的10年,是烟火气十足的10年。白日里有热饭热菜暖胃,黑夜里有心话语暖心;他发挥余热,用半生经验帮衬着一家人奔向好日子,收获了满满的成就感;除了亲生儿女的探望照料,他还多了几个孝顺的“养子养女”,多了一群绕膝承欢的孙辈。他诚然辛苦,却也实实在在地开心着、幸福着,那是一种被烟火包裹、被亲情填满的踏实和幸福。

如今,父亲已离世多年,但我们兄妹几个却从未中断与江梅婶的往来,时常拎着东西去探望她。每次聊起父亲,江梅婶总会动情,泪眼婆娑地念叨他的好。婶家的长子更是逢人便说:“没认识我叔前,我自幼残疾,日子过得很艰难,在村里连50块钱都借不到。是叔拉着我走正路,教我勤劳致富。家里要是遇上难事,村民们也会主动帮忙,这全是托了我叔的福啊!”



❤至爱亲朋

家有公爹

□魏晓玲

清楚地记得,我刚参加工作的一天早上,有位老人骑车来单位上下打量我,后来,这个人成了我的“第二个父亲”。他就是我的公爹。

公爹冉德山祖籍晋东南阳城,本姓原,3岁丧母,11岁丧父,幼时在庙里扫地劈柴,换得一碗饭吃,也练就了他吃苦耐劳的个性,后碰到好心的养父母,对他疼爱有加。那时的公公虽未成年,却也懂得孝顺感恩,包揽了家里种田的力气活。

公爹16岁当兵,在部队历练了3年。因跟着义父学厨艺,他在县公安局做过专职厨师,也返乡主持过红白喜事。一位合格的厨师,无论是食材选配,还是临灶烹调,都需要付出一定的体力、智力和耐力。工作一旦开始,要反应敏捷、精力充沛。他往往是上班走在人前,下班落在人后;做在人前,吃在人后。公爹的个性要强,各单位比拼卫生,必参观他的工作间,验收标准往往都高过工作要求。

公婆家住绛县紫金山下北步康村。这里土地宽阔,有一座将军府遗址,文化底蕴深厚。周边有车厢城遗址、晋文公墓、紫云寺、太阳寺等远近

闻名的文物古迹。浓郁的人文气息、淳朴的乡俗民风,造就了公婆勤劳俭朴、争强好胜的品格。

那些年,每当婆家姐姐们来看爹妈,公爹总是闲不住,亲自当大厨,我就在旁边打杂。他弄好几个蒸碗,做好几样炒菜和一锅汤,我这个打杂的都累得够呛,年迈的他却乐此不疲。慢慢地,孩子们也学着在旁打杂帮忙。

公婆含辛茹苦把5个孩子养大成人,子女中有当公务员的,有做个体户的,孙辈里有大学生,有个体创业者,都能在工作中独当一面。进入晚年的公爹,自感脾气倔强,不想累及任何人,从不住儿女家,而是坚守自家的老屋,半是青砖半是土坯的房子,有着老人太多的记忆和不舍。他坚持住老宅的另一个原因,就是儿女们看他们也方便。说起来,他在外住的最多的还是我家。一年冬天,他和婆婆让我哄着在我家强待了一个月后,又坚持回到他那久违的老屋。他牵挂老屋的小狗小猫,更留恋打了一辈子交道的街坊四邻。

公爹时常接济街坊邻居,谁家有事张口借钱,他都会尽力相帮。邻家有红白喜事,他也总是随叫随到。

有几次,晚年患失忆症的婆婆走失,全村乡亲自发地连夜寻找,令我们全家十分感动。还有园里的小树苗要栽种,一些杂活、琐事忙不过来,邻居们也总是不请自到、跑前跑后。

公爹的人格魅力也感染着晚辈。孩他爸给二老送去了沙发和柜子;哥嫂把老屋占地儿的锅头拆除后,又把墙壁打扫得干干净净;婆家姐也时常来给老人洗衣擦身,把床上的被褥换洗一新;嫂子更是变着花样做饭;婆家哥哥退休后专门在家陪着老爸。闲暇时,我也曾带公爹去看大戏,驾车去闻喜看红火。孙辈也都个个孝顺老人,农忙时帮着做活,有空时就拉上老人进城购物洗澡。

公爹公道正派、专注做事的好品格和好作风也一直影响着我。他几十年如一日把工作做好、做到极致的追求对我触动很大。“干一行、爱一行、钻一行”是他给我的精神财富。

已是94岁高龄的公爹记忆力非常好,牙是原装的,头发乌黑。他每天早上6点起来走一段路,其他时候则卧床静养,晚上总是按时看电视新闻和天气预报。常言道:家有一老,胜过一宝。公爹就是我们全家的宝贝,也是我们全家学习的榜样。

家庭镜头

母亲的腊八饭



□淮战科

腊八节,许多地方喝腊八粥,而我们的传统却是吃腊八饭。熬一锅豆粥,炒些许葱花、豆腐丁放入、搅匀,然后下面条,一锅腊八饭就做好了。说起来简单,但要做到稀稠均匀、色香俱佳,却也难。我至今记得小时候母亲做的那一大锅腊八饭。

为做腊八饭,母亲在腊月初七晚上,就细心地将黄豆、红豆、豇豆等拣好、淘洗干净,泡在碗里。腊八早上洗漱罢,先和一大团足够全家人吃好几顿的面,盖在和面盆里醒着(因为腊八饭讲究一顿不能吃完,寓意家有存粮),然后把屋里收拾干净敞亮。收拾好屋子里面,又开始打扫院落,哪怕只有一片落叶,也要打扫干净。接着,给鸡拌食、喂食,给猪拌食、喂食。

等这一切活计干完,母亲洗洗手,系上围裙,开始揉面、擀面。只见她在案板上均匀地撒好一层薄薄的面粉,把醒好的面从面盆里拿出来开始揉,直到揉成饼子一样的扁圆形,再用擀面杖擀开,不时撒些面粉,以防面和擀面杖粘在一起。面片擀好了,母亲再撒些面粉,把面片一层一层折叠起来。

接下来就是切面条了。母亲的刀功也是一绝。她左手按着叠起来的面片,右手握刀,不仔细看,根本看不到她握刀的动作,只见握刀的右手赶着按面片的左手迅速后退,而在刀的后面是迅速增多的切得一般粗细、整齐划一的面条。接着,母亲把切好的面条一把一把提起来,抖抖抖,撒上面粉,放置在案板上。

面条备好了,母亲掀开小灶台上的锅盖,往锅里添上多半锅水,把昨晚泡好的豆子下进锅,盖好锅盖。然后,到柴房里抓一把碾过的麦秸,放在几株棉花柴上,一起抱进东房的小灶台前,开始生火做饭。在灶火燃烧的间隙,母亲麻利地剥葱、切葱花、洗豆腐、切豆腐丁。取出家里的长柄小炒勺,添一勺底油,放进灶膛里加热,感觉油快要冒烟了,取出炒勺,先放豆腐丁,在油里炸出星星点点的金黄色,再放葱花,用筷子翻搅几下,撒些花椒面,再撒适量盐。此时,炒葱花的香味已经从屋里窜到屋外的院子里了。

待锅里热气腾腾冒出,掀开锅盖,豆类在滚水作用下已煮开了花,母亲便开始下面条。下好面条,一边往灶膛里添柴火,一边不时掀开锅盖,用筷子搅一搅面条,既防粘锅底,也助熟得均匀。确认面熟后,把炒好的葱花豆腐丁倒进锅里,搅拌均匀,一锅带着豆红色汤汁,溢着豆香、面香和葱花豆腐香的腊八饭,便大功告成了。

那天,放学回家的我,一推开家门,腊八饭的香气就扑鼻而来。我赶紧洗了手,搬好饭桌、板凳,端菜、摆筷,一边唤父亲、哥、姐吃饭,一边接过母亲舀好的一碗碗腊八饭,放到饭桌上。闻着香喷喷的味道,看着豆红色的汤汁和丰富的食材,我不禁胃口大开,甚至顾不上夹母亲做的其他几样菜,吃完一碗,又舀一碗,一连吃了三碗。晚饭时,又吃了两碗。

第二年,我小学毕业,考取了离村约25公里的县重点初中——安邑初中,吃住在学校。后来,读中专、上班,集体灶上吃饭,再没吃过母亲做的可口的腊八饭。成家后,每年腊八,我们也做腊八饭,却始终吃不出母亲的味了。